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 序論 年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郎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經部五

春秋大全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大全三十七卷明永樂中胡廣等奉勅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惟用三傳禮部韻畧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為功

令汪克寛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為主益遵
當代之法耳䕫等之作是編即因克寛之書
稍為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
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
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
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
成書雖奉勅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
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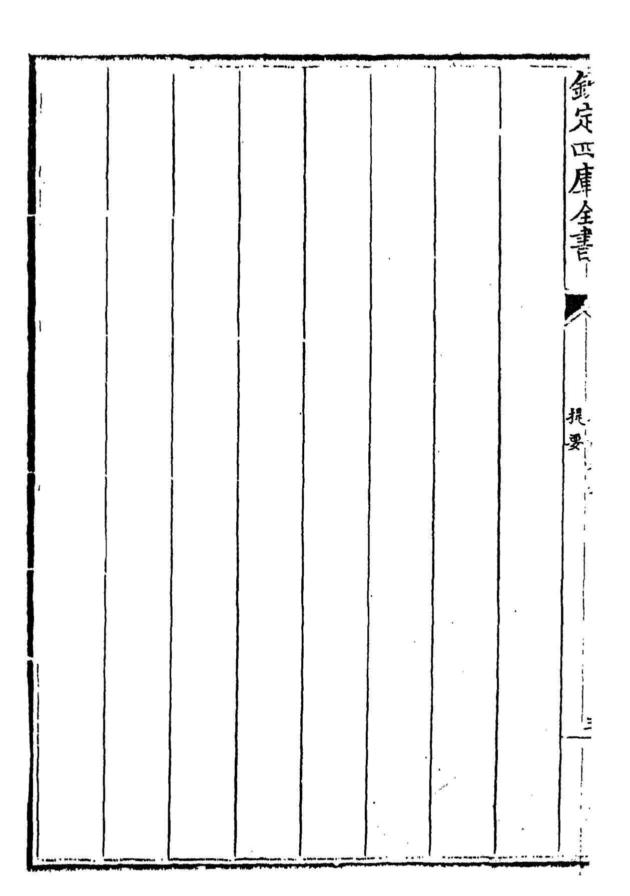
於廣等之敗闕可謂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則屈經以從傳至於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謂之合題紛紜糾結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

皇上欽定春秋直解一書於胡傳谿刻不情迂闊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

頒布學官又刋除塲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
徵旨乃灼然復彰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
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
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
歧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
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
而
聖朝經訓之明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大全序論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汪氏曰晉董狐齊太史楚倚相之類朱子曰薛士龍謂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掌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為閭閭尚有史況一國乎春秋魯史爾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啖氏曰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汪氏曰文定傳心之說發先儒所未發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宰萬物春秋一經於禮文則或因或革於事實則或予或奪皆出

乎聖心之權制讀是經者可以窮理可以斷事豈非傳心之要典也哉不然則春秋不過一國之史而人人皆可為春秋矣

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

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汪氏曰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弟佞夫弟叔肸弟年兄縶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汪氏曰上下之分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也春秋書郊禘雩社之類所以明吉禮之分書崩薨卒葬含賵禭賻所以明凶禮之分書朝聘會盟遇至所以明賓禮之分書侵伐戰克蒐狩城築軍賦之類所以明軍禮之分書納

幣逆送媵致之類所以明嘉禮之分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汪氏曰如字子家嘉季子之類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汪氏曰如名宰咺削翬氏之類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

惡則發乎詩之情胡氏曰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弗制叔于田言多才好勇不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掩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旄丘之篇可信衛為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

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胡氏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所紀帝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貶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即書于策明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謂貫

乎書之事者也

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

胡氏曰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召書天王狩于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可班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正於嫡夫人非衆妾之可僭書歸賵書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别莫親於冢嗣非嬖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謂興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

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

胡氏曰紀兵則以救人為善書戰則以受伐者為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以序其績晉悼納斥堠禁侵掠則書會于蕭魚以美其信凡此類皆所謂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者也

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

胡氏曰建子周人之正朔而書春王正月以行夏之時司盟王府周官之司屬而悉惡會盟以善胥命之正大道為公外户不閉也而書滅下陽城虎牢戒王公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人道之大倫也書

晉人執虞公齊侯取鄆昭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無常奉凡此類皆所謂著權制以盡乎易之變者也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盖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逺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茍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王氏曰權然後知輕

重度然後知長短二百四十餘年之事紛錯乎前惟在吾心之權度有以處其是非當否且善惡之顯然者人人知之其間嫌疑近似及意之始萌幾之未著者苟非灼見聖人之心則亦安能讀聖人之經而測聖人之用哉文定此語非真見夫子之心不能及此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宋鑑熙寧四年中書定科舉法舉人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六年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御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攷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第未知此意耳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

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王氏曰文定作傳當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時徽宗欽宗及二后被虜於金國遺戮辱不可勝紀而高宗信任秦檜之姦偷安江左一隅忘君父大讐不敢興兵致討反與之議和講好下拜稱藩既無外攘之計又乏內脩之備君臣父子上下內外大義之不明莫此為甚是以此傳專以尊君父討亂賊為要旨而春秋之大法實以斯為重也是書以紹興六年投進高宗覽之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越二年文定卒賜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

一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
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兩匹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
十頃以給其孤竊謂高宗既知嘉奬文定所著春秋傳
而不能少用其言進君子退小人討賊復讐以雪君父
毋凡之恥得非說而
不繹從而不改者歟

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
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
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
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明分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説曰撥

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

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横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

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總論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

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

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奥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

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顔淵問為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之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顔子得聞嘗語以四代禮樂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

也春秋之時諸侯不禀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已則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為主責已絶亂之道也禮一失則為異端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孟子言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春秋

謹內外之辨　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

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

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　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

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　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

下之事　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殁必施其身

所以懲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

明類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

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　謹始例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縁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縁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

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
本不可以不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
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
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已見内
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
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
書即位以别於内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
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

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别於内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絶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

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
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
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
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
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
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
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揺而天下之為父
子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

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脩之謂此類耳

龜山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

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

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延平李氏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然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説上那形而上者去　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强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

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
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
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自看今年有甚麼事明
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
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
褒貶却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尊王室內諸夏

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　春秋只是直截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

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

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縁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説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説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春秋初時天王尚畧有戰伐

之屬到後來都無了只是諸侯抗衡諸侯纔不奈何又被大夫出來做大夫纔不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

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襃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

葬亦無意義　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説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説話　問孟子説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竊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説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　或人論春秋以為

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惡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顔子為邦之語為顔

子嘗聞春秋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顔子說葢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　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　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伯其中便有一

箇奪底意思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
東萊吕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孔
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
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
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
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
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
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

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槩以例觀則晝筆擬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觸類而長取證於本例之外則無所書而不為例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善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

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

建安葉氏曰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尊王室而正僭竊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葢在於微辭奥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與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寛猛之宜而無過不及是非

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可堂吳氏曰春秋為討賊而作也始也聖人懼亂賊終也亂賊懼聖人然則春秋之義無他亦求之兩懼之間而已矣

新安汪氏曰天者理之所出惟聖人則稟夫天理之全

故天敘有典唯聖人能敘之天秩有禮唯聖人能秩之天命有德唯聖人能命之天討有罪唯聖人能討之孔子雖不得位然假春秋以寓王法實行天子之事也　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宫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閲左氏玩辭以義為

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

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
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碔砆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
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
雖造宮墻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預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自有
淺深獨程氏嘗爲之傳然其說甚畧於意則引而不
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
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

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證云以下論諸傳

元城劉氏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襃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内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葢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强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

於列國是甚道理　左氏說得春秋事有七八分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

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

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　左傳君子曰

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

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

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

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論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攷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

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他是恁地不是如此底亦押從這理上來　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攷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

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悮　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象胡說　問公穀傳大槩皆

同曰所以林黄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

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

秋自難理會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有過當處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地　二程子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

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襃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欵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　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聖人之心　問於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之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立已意

正横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惟伊川程子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與後世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茅堂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

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末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損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汩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程子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

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

自看如何以下讀春秋之法　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看春秋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延平李氏曰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玩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見也唯微辭奥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

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

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看春秋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

大意　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襄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强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

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　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於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之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季氏專

魯田氏簒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地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　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

者為是不合於義理者為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臨川吳氏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

山嶽徒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
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凡例

一紀年依汪克寛纂疏例註甲子於各年行上分在周紀年始終於年上齊晉諸國於年下

一經文以胡氏為據而詳註各傳異同增損於下

一諸傳以胡氏為主大字録於經後而左氏公羊穀梁三傳雖有異同難輒去取今載其全文同先儒表著事變始終之要分註經下

一程子朱子說并三傳註疏有發明經意者繼三傳後

諸儒之說與胡傳合而有相補益者附註胡傳下文異旨同者去之其或意義雖殊而例理可通則別附于後

一周及列國易世嗣位齊晉秦楚大夫為政有繫乎王伯夷夏之輕重者依林堯叟例備列于十二公之首以便觀覽

一胡傳引用本經內前後事證不復重見止云見某傳某公某年其諸經子史者並註本末於傳下

一凡引先儒之說但順經意編次不以時之先後為序

一左傳或先經始事或後經終義或經不載而傳載者皆依次序先後附錄各年之内其獲麟後無係於聖經不録

一諸傳與經意不倖者引啖氏趙氏劉氏汪氏李氏諸說附斷于後仍加圈以别之

一經内地名杜氏張氏汪氏各有註釋然時代沿革不同今依李廉會通例有關經義者存之餘不録

一先儒格言别為總論類次冠于經端庶使學者易知要領

一年表及列國圖說並依胡傳存于卷首以備考訂

春秋大全諸國興廢説

周

周黄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勲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於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魯公子考公酋酋六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將

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

讎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

功賜姓曰姜氏曰吕謂之吕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

商末太公吕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

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

小白能相管仲為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禄父之九

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吕氏絶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于成王滅唐剪桐葉為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墟叅之分野謂之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

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為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為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為霸主王室頼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午三十一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為家人

衛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

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為衛伯分以大路綪茷旃旌大吕之樂命以康誥而封於商墟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為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為庶人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密邇王畿秦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二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嬀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

裔孫閼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皥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荆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

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爲吳太伯太伯卒仲雍嗣立斷髪文身𣈱𣈱以爲飾遂不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子夫差以強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爲越句踐所滅

楚

芉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産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

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荆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

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再滅之以為停邑後附楚楚遷之於城父又遷之於白羽又遷之於葉元公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

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亡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為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

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

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為秦所破滅

莒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兹輿期於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兹輿期十一世而兹丕

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郱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

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為楚所并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顔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郳為附庸春秋時郳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齊小白霸郳君附從進爵為子始

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號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陜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於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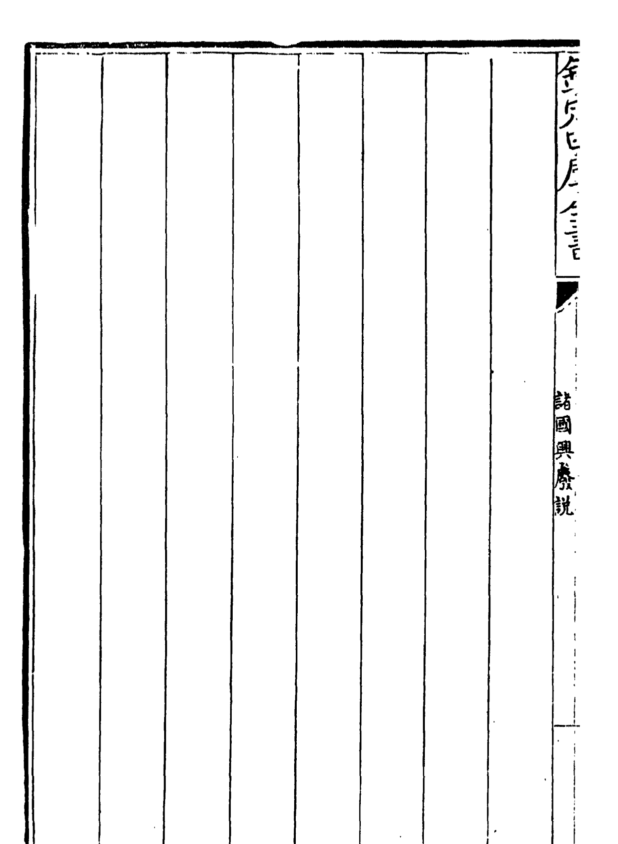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黄帝之後奚仲封於薛至獻侯始來朝魯與

諸侯盟會



春秋大全列國圖說

蘇　軾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上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郕徐鄫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鄅原夔舒鳩滑鄀黃羅邢魏霍邿郳瞞向偪陽韓舒庸焦楊夷申密耿麇萊弦頓沈穀譚舒邔白狄賴肥鼓戎蠻唐潞江鄖權道桓貳軫絞蓼六遂崇戴冀

溫厲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郝奴鄩狄房鮮虞蠻陸渾桐鄀於餘丘須句顓臾任葛蕭牟鄣極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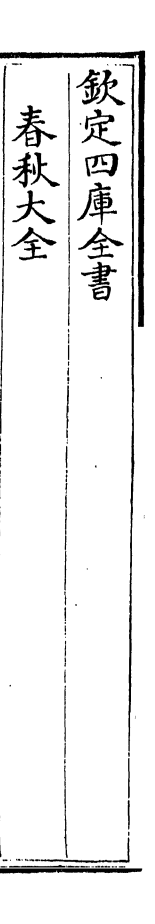
荒外域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今掇取其尤著者附次於後舊圖引晉地理志云見於經傳者百七十國以夏商時諸侯斟尋過戈豕韋之類並列其間蓋前史誤今以左傳漢書春秋纂例參定之

遼水

燕 齊 晉 魏 衛 魯 宋 吳 越 虢 楚 南越 閩越

萬安 瓊

居延澤水
夏州
銀宥
靈
會州
蕭關
京
甘
青海
弱水
流沙
祁連
鄯
積石山
廓
三危
黃河
原
秦
熙
岷
通遠
寧
慶
環
義渠
綏
保安
延
丹
坊
鄜
耀
同
涇
渭
隴
儀
鳳翔
德順
鎮戎
洮
宕
河
疊
芳
静
扶
當
悉
柘
恭
龍
松
翼
茂
威
階
成
文
鳳
興
三泉
洋
興元
巴
集
壁
達
河中
華
商
金
房
均
蜀
石泉
綿
利
梓
劍
遂
漢
彭
成都
邛
蜀
雅
簡
懷安
仙井
普
富順
蓬
渠
閬
果
廣安
合
昌
梁山
開
忠
萬
雲安
施
瀘
渝
資
榮
戎
眉
嘉
永康
大渡河
黎
嶲
雲南
永昌
朱崖
昌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明 胡廣等 撰

二十國年表

周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許小邾

杞平隱公自宣自桓自桓至魯自鄭自莊自僖至穆自武自穆自成自桓自太儀父至魯魯隱至魯至魯
王四元年公二公三公十隱七侯二公寤公祿公始至十公八公十公二伯十克後文公公十隱十僖七
十九名息十八十五三年年見年入生入父九見於九年年入二年十三九世為子十八一年一年年見
年平始惡年入年入入春滕侯春秋春秋年入春秋入春春秋入春年入至壽年見見其見莊來朝
王自公長春秋春秋秋莊卒孝侯武公春秋僖十秋名宣公秋春秋夢入庶其來朝公及
四十庶子名考穆公公太子郜之子莊公五年熊通弟文公春秋莊三許叔

九年入春秋

父戴之子子公子終生

都於鄂曰鄂侯

子

蚡冒弟

長子成六鮑年

十一年見桓十卒見五年後至入許昭三即移十一公新年見臣獻公卒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一年

八月卒宣公子殤公

桓王四年
元年
平王
太子
洩父
之子

二年 五年

甲子 三 六年
年

冬州
吁弒
宣公
晉立
桓公
弟

哀侯
光立
鄂侯
之子
曲沃
武公

立

稱立莊伯之子

四年 七年

五年 八年六月卒桓侯封人立宣公子

六年 九年

七年 十年

八年 十一年 來朝 來朝

九年 桓公元年 名允 惠公子

十年 二年 正月 弑殤公子 莊公馮立

十一年 三年 子侯

十二年 四年

甲戌十三年 十五年

立哀侯弟晉哀侯弟緡立

正月卒弟文子佗殺太子免而自立

十四年
六年
秋殺陳佗立躍為厲公

十五年
七年

十六年
八年

十七年
九年

十八年
十年
正月卒曹莊公射姑
五月卒昭公忽立奔

	十九年	二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立桓公孚		
		十二月卒衛惠公朔立
衛厲公實立		八月卒太子免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林立

爲莊公

二十一年
十三年

二十二年
十四年
十二月卒子襄公諸兒立

甲申二十三年
十五年
五月出奔蔡昭公歸
許叔入于許是爲穆公新臣

莊王佗元年
十六年
十一月出

桓王太子				奔齊
二年	十七年	六月卒哀侯獻舞立桓侯子	昭公弒立子亹	
三年	十八年		齊殺亹子儀立	
四年	莊公元年名同桓公			十月卒宣公杵臼立

子

五年　二年

十二月卒子閔公捷立

六年　三年

七年　四年

三月卒子文王熊貲立

- 八年 | 五年 | 齊立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復入 | 郳黎來來朝
- 九年 | 六年
- 十年甲午 | 七年
- 十一年 | 八年
- 十二年 | 九年 | 十一月弒桓公小白

立襄公弟

十二年 十年

十四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二年

八月弒弟桓公御說立

僖王元年莊王子 十三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甲辰五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同盟于幽	
		曲沃武公滅晉侯昭	武公卒子獻公詭諸立
納厲公殺子儀			
		十二月卒邾子瑣立	
		盟于幽	

惠王元年 僖王孫	二年	三年	四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蔡穆侯肸立哀侯子	
	六月卒子堵敖熊艱立		五月卒又

公佗立厲公子

五年
二十二年
弑弟成王惲立

六年
二十三年
十一月卒僖公夷立莊公子

七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九年	甲寅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五月卒衛懿公赤立惠公子			四月卒文公蘧蒢立	

周	魯		
十三年	三十年		
十四年	三十一年		四月薛伯卒
十五年	三十二年	卒邸公班立	
十六年	閔公元年名開莊公子		

十七年

二年

狄滅衛戴公申立黔牟弟衛文公燬立戴公弟

十八年

僖公元年名申閔公庶兄

十九年 二年

甲子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一年 四年 夏卒 僖公業立

二十二年 五年 晉執虞公 媵秦穆姬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四年 七年 七月辛酉 來朝

二十五年
八年

共公襄立昭公子

襄王元年惠王太子鄭
九年

卒立奚齊卓子弒惠公夷吾立

正月卒太子襄公茲父立

二年
十年

三年
十一年

四年

十二年

十二月辛子穆公欵立

甲戌五年

十三年

六年

十四年

冬辛蔡莊公甲午立穆侯子

七年

十五年

秦獲晉侯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歸		十二月卒子无虧立無虧殺	孝公昭立桓公子	

十二年	二十年																	
十三年	二十一年																	
十四年	二十二年																	
甲申十五年	二十三年				五月卒懷公子圉立					五月卒子成公王臣立	十一月卒弟桓公姑容立							
十六年	二十四年				殺懷公文公重耳立													

獻公子

十七年 二十五年 四月辛戌公鄭立大公子

十八年 二十六年

十九年 二十七年 六月辛未昭公湣立 來朝

二十年 二十八年 出奔楚復 六月辛子

二十一年 二十九年

歸衛晉人執衛侯衛立公子瑕

共公朔立

二十二年 三十年

衛侯歸于衛

二十三年 三十一年

二十四年 三十二年

十二月 四月卒子移

甲午 二十五年 三十三年

二十六年 文公元年 名興 僖公子

二十七年 二年

襄公 雖立 文公 子

公闕 立文 公子

年	年	紀事	紀事
二十八年	三年		
二十九年	四年		
三十年	五年		十月卒昭公錫我立
三十一年	六年	八月卒襄公夷皋立襄公子 夏卒康公罃立穆公子	
三十二年	七年		

三十八年 三年

頃王元年 襄王子 | 九年 | 八月卒 曹文公壽立 共公子

甲辰二年 | 十年

三年 | 十一年

四年 | 十二年 | 昭公來朝 | 來朝

五年 | 十三年 | 卒子莊王 | 五月卒子 | 五月卒子

旅立

靈公平國立

定公貜且立

六年

十四年

五月卒子舍立弑立懿公商人即昭公弟

匡王元年頃王子

十五年

卒文公中立莊公子

二年 十六年

六月 弑弟文公鮑立

三年 十七年

四年 十八年

五月 弑凡惠公元立

三月 辛亥公稻立康公子

十月 紀公庶其子弑季佗立

五年 宣公元年 名倭文公

子

甲寅六年

二年

九月弑成公黑臀立襄公弟

定王元年匡王之弟

三年

十月卒靈公夷立

二年

四年

弑襄公堅立靈公庶

正月卒桓公立共公

弟子	三年 五年	四年 六年	五年 七年	六年 八年	七年 九年 十月 八月 九月 卒穆 卒定 卒景

八年

十年

公遬立成公子

公立

公孺立成公子

四月卒明公无野立惠公子

五月弒成公午立盧公子

九年

十一年

甲子十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五月卒宣公盧立文公子			正月卒景侯固立	
				七月卒子
			正月卒靈公甯立	

共王審立

十七年

成公元年黑肱宣公子

十八年

二年

八月卒定公臧立穆公子

八月卒子共公圉立

十九年

三年

甲戌 二十四年 十年

三月卒悼公費立

二十五年 一年

簡王元年定王子 六年

六月卒成公綸立悼公弟

二年 七年

吳壽夢立見代郯

三年 八年

四年 九年 七月卒靈公環立頃公子

五年 十年 五月卒厲公州蒲立景公太子

六年 十一年

七年　十二年

八年　十三年
五月卒成公負芻立宣公弟

甲申九年　十四年
十月卒獻公衎立定公子

莒子朱卒名渠丘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

朱鉏

十年
十五年
遷于葉

十一年
十六年
四月卒成公原立

十二年
十七年
十二月卒宣公[illegible]立

十三年
十八年
正月弒悼公周立景
朱朝

	十四年 襄公元年 午成公子	靈王元年 簡王之子	二年	三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公子		六月 卒僖公髡頑立 成公子		
				三月 卒子

哀公弱立

四年	甲午五年	六年	七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十二月卒孝公[illegible]立	十一月卒簡公虔立成公子 穆公來朝	

八年 九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九月卒諸樊立壽夢長子諸樊一曰遏

十二年 十三年

九月卒子

康王昭立

十三年
十四年
出奔齊殤公剽立定公之弟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一月卒平公彪立悼公子

甲辰十五年
十六年
晉執宣公
晉執黎比

十六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月卒曹武公滕立成公子

十八年 十九年 六月卒莊公光立靈公子

悼公公華立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三月卒弟大公茲姑立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五月弑[illegible]
十二月卒

公杵臼立莊公異母之弟

吳餘祭立餘祭一名戴諸樊弟

二十五年甲寅 二十六年

二月弒衎歸

八月卒悼公買五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月卒子郟敖麇立

景王二十元年 靈王之子

二十九年

五月卒襄公惡立獻公子

五月卒夷昧立餘祭弟曰餘昧

二年

三十年四月弒

三年

三十一年

十一月弒子展輿立

四年

昭公元年稠襄公子

十一月卒

六月卒莊

太子著丘

靈王虔立康王弟

公穿立

公去疾立

五年 二年

六年 三年

正月卒悼公寧立

穆公來朝

七年 四年

甲子 八年 五年

七月卒哀公立景公

子

九年 六年

正月卒弟平公郁釐立

十年 七年

八月卒靈公元立襄公子

十一年 八年

四月卒楚

滅陳

十二年
九年

十三年
十年
七月卒昭公夷立平公子
十二月卒子元公佐立

十四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二年
三月卒定公寧立簡

公子

十六年

十三年

蔡侯廬立隱太子之子是為平公

四月卒平王居立即棄疾靈王弟

楚平王封陳哀公太子偃師子惠公吳立

十七年

十四年

三月卒平公須立武公子

八月卒庚興立

年	年	記事
甲戌十八年	十五年	正月卒吳僚立夷眛子
十九年	十六年	八月卒晉頃公去疾立昭公子
二十年	十七年	穆公來朝
二十一年	十八年	三月卒悼；遷于白羽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十一月卒太子朱立	出奔楚悼公東閭立
公午立平公子			
	五月卒斯立		

二十五年	敬王元年 猛之弟	二年	甲申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六月卒昭公申立悼公弟		
		八月卒子悼公成立	十一月卒子景公頭
	來奔齊納郊公		

曼立

四年 二十六年

九月 卒昭王軫立平王子

五年 二十七年

十月 卒聲公野立悼公弟

四月 弑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六年 二十八年

七月 卒頃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聲公伩隱
公結立		六月卒定公午立頃公子		
			四月卒子襄公定立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定公元年 宋昭公弟	二年	三年	四年
公通立平公弟				隱公弒靖
				五月二月 卒子卒子
			二月卒隱公益立	

公露立聲公弟

隱公乞立七月弒弟僖公過立

懷公柳立

十五年 五年

十六年 六年

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

十七年 七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三月卒伯陽立靖公子
		四月卒聲公勝立獻公子	
		秋卒惠公立哀公太子之子	
			七月卒子閔公越立

二十二年	甲辰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哀公元年蔣定公子
春卒亡立	弑惠公夷立一名寅	卒子夫差立		

二十七年	二年			四月卒出公輒立靈公太子蒯聵子	
二十八年	三年				
二十九年	四年	二月弑成侯立昭侯子			八月卒隱公虞母立

三十年

五年

九月
辛亥
孺子
荼立
弑悼
公陽
生立
景公
子

三十一年

六年

七月
辛子
惠王
章立

三十二年

七年

魯執
邾子

益

甲寅三十三年

八年

十二月卒子閔公維立

歸邾

三十四年

九年

三十五年

十年

三月卒簡公壬立悼公子

來奔

三十六年 十二年	三十七年 十二年	三十八年 十三年	三十九年 十四年

春秋大全年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二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邵庭湖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錄監生臣楊鸞

春秋大全卷一

明 胡廣等 撰

隱公上

公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在位十一年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

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程子曰夫子之道旣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朱子曰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汪氏曰詩小序邶鄘擊鼓怨州吁雄雉匏有苦葉新臺二子乘舟鶉之奔

奔衛風氓皆宣公時詩鄘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載馳木瓜皆文公時詩鄭風將仲子以下皆莊公以後詩齊風南山以下皆襄公時詩唐無衣有杕之杜晉武公時詩葛生采苓獻公時詩秦黄鳥以下皆穆公以後詩陳風墓門防有鵲巢乃陳佗及宣公時詩株林澤陂靈公時詩曹風蜉蝣昭公時詩候人下泉共公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扶又反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胡悅反之史記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嬖褒姒生伯服褒姒不好笑幽王為舉

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又黜申后廢宜臼申侯怒與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姒而去諸侯乃與申侯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汪氏曰據詩鄭緇衣小序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直遙反後凡朝廷朝聘並同也書文侯之命汝多修扞我于艱又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

邦用賚爾秬鬯一卣義和之薨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汪氏曰春秋五等諸侯死而加謚臣子皆稱公惟請謚於王則從其本爵如蔡桓侯之類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於政治去聲棄其九族葛藟力軌反有終遠去聲兄弟之刺汪氏曰詩葛藟小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三章皆言終遠兄弟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詩揚之水小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一章曰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二章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三章曰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朱子傳申侯與犬戎弒幽王王法

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者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絶矣汪氏曰天子之尊下賵列國寵妾則君不能為臣綱妃妾

既棄則夫不能為妻綱嫡庶不辨則父不能為子綱矣又曰惠公以妾為妻而平王反加恩寵是不知彜倫攸序而九疇治天下之大法皆敗壞矣永嘉呂氏曰使平王有興衰撥亂之志則澗洛之周尚可望其為豐鎬之周今至於四十九年而不克自立則亦無可望矣　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葢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范氏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列黍離

於國風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玆託始而修春秋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强大朝覲不修貢賦不舉號令無所束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弑君戕父攘國竊號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天子庸暗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逺隱而死雅詩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絶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汪氏曰文定言春秋始於平王逺宗孟氏近本程子其說為有據依而諸儒正大之論悉與之合或者乃以春秋不始於平王而始於桓王且謂繻葛之敗春秋所以始若是則春秋當始於桓公而不始於

隱公

矣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年克段于鄢入春秋

齊　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　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啟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曲沃別之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隱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葢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歷矣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冬殺州吁宣公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葢為時王所黜

陳

嬀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葢為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餘詳見僖公元年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

年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四年見葬薛獻公

莒

已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

姜姓太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叔入于許即魯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來朝葢

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

為諸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芊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

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

至熊眴是為蚡冒又一世熊通是謂楚武王武王

十九年入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逮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太伯居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

己未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郄二年曲沃莊伯鱓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朱子曰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胡氏曰人君先正其心知行仁政然後能體元矣人臣知格君心之非則一正君而國定此調元之效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朱子曰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春秋

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平聲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董子曰春秋謂一為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五峯胡氏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

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為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改元之說矣

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汪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繫月書月不冠時惟春秋書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公羊傳春者何周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

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

之國蹈道則未也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正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王道絶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弒君而立宣受弒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或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問

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杜氏曰不言一年一月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何氏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夫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王者天人之大本也朱子曰春秋王朔事比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又曰劉質夫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

元有此字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汪氏曰詩豳風一之日二之日皆以子月起數十月蟋蟀下繼以曰為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是以子月為歲首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皆以子月為正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茅堂胡氏曰按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此即位而朝廟也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

歸于亳此自相而復辟也具在歲首明矣而曰十二月是商人雖以建丑為正而不改夏之月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茅堂胡氏曰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初承秦未改正朔每歲之首必書某年冬十月是秦漢雖以建亥為正而不改夏之月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去聲周月何哉聖人語去聲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

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朱子曰周正之說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又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

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直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人自從水裏過廬陵李氏曰按前漢律歷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已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為春也可堂吳氏曰夏承唐虞皆以寅月為歲首而謂之正月始春終冬四時具為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為歲首仍謂之十二月而未嘗改月周革殷命以子月為歲首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

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春即一月一月即子月也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汪氏曰文定以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云某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歴已改子丑月為春也禮記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又引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而曰七月之禘獻子為之據此則是以建巳之月為季夏矣前漢書律歴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渡孟津明日已未冬至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已丑晦外傳伶州鳩言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以唐歴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則泰誓之春即武成之一月明矣後漢陳寵傳謂周以子月為春商以丑月為春蓋因周歴以建子為春而遂言商亦改時也孔氏正義以為月改春自移春非王所改似亦臆度

之辭近世之論有主建寅而未改月者考之春秋所書災異及日食交限則不合又有謂周雖改月數而不改夏時春秋四時之序皆魯歷所更然夫子之時猶存告朔之餼羊則魯實承周之正朔未嘗改歷後世所稱魯歷又謂之春秋歷特因春秋而逆推之耳或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真事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為千百年不決之論姑記此以俟來哲

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

何氏曰統者總繫之辭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繫於正月宋氏曰周室雖衰天命未改普天率土一草一木皆周也春秋之作率天下以尊周室正月繫王示周家天命未改孫氏曰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

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東萊呂氏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繼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與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為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泯棼棼瞀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為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廬陵李氏曰無事書春王正月者二十四自隱元年始書夏四月者十

有一自桓九年始書秋七月者十七自隱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葢本有事而闕之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茅堂胡氏曰即位大事也國史必書之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此聖人削而不書正父子君臣之大倫也東萊吕氏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葢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為攝或以為遜或以為不舉踐祚之禮或以為不明嫡庶之分信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踐

祚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即位焉是何也治綱者目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於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宏綱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即位使萬世之為子為臣為諸侯者咸知身非已有爵非已有國非已有三綱得存五品得叙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目衆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盡皆削之可也何為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

有所禀內不承國於先君汪氏曰惠公之存也未立為世子將沒又無遺命上不禀命於天子汪氏曰惠公之薨未嘗遣使告於京師隱公喪畢又未嘗朝於天子諸大夫扳普顏反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簒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與黜同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茅堂胡氏曰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命於天王然後為諸侯不受命而立者大司馬之所治也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特別於隱莊閔僖之內外並無所承者爾非春秋與其不禀命於王而得即位也潁氏曰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其說是也明王在上天下諸侯無不敬君父之命而立者假若有之大司馬必施九伐之法矣唐自中葉以後藩鎮有不請命

自立者遏䆮宗裴度則皆討平之况先王之世耶張氏曰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王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雨皆無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先君之罪有難顯言者故不書即位謹嚴以示貶○龜山楊氏曰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弑也此說是已蓋寢苫枕干終身不仕而恥雠之不復者臣子之事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弑君而

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為公也盍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亦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敢為公也然則寪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勉齋黄氏曰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為是穀梁以隱為非左氏以隱之讓為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為賢公羊又創為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為嫡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為當惟穀梁之說以為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為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

為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為世子乎此乃惠公殁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為得其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決貪實利而慕虚名是以不免於弑也劉氏曰公羊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非也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萬事置之春正月之間明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也廬陵李氏曰公羊所謂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之說則是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父音甫凡人名地名放此蔑莫結反凡書邾公並作邾婁

蔑公穀並作眛

此私盟之始左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公羊傳及

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眛者何地期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屬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何氏曰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

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張氏曰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盖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

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

汪氏曰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為公周之制也茅堂胡氏曰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其孫稱公孫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虛位達臣下之情定名禮之質虛位禮之文問宋本公爵其餘僭稱公者皆貶從本爵而魯獨不降稱何也貶其僭稱當也其死則又降而稱卒從大夫之禮惟魯仍稱薨至於其間有書葬者則又稱公何也曰春秋魯史也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內外異辭邦君之薨雖齊晉大國皆書卒以其不命於天王而私自立正其名也及其既葬雖邾薛小邦

皆稱公以其不請於天王而私自謚著其僭也魯侯皆稱公卒事而繫謚亦稱公者乃臣子之敬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然特稱葬我君以別之其書法亦謹矣據此內辭則周公追王之禮雖古無有而春秋蓋取之也據此外辭則仲尼不使門人為臣是謂以身為度而曾子易簀必以正終者乃傳春秋之法矣

我所欲曰及

張氏曰凡會盟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夫結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為人上者相與講信脩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譏之

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

孫氏曰附庸之君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汪氏曰黎氏以儀父為名且謂字必取於名儀父無取於克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鬭克皆以子儀為字則儀父為字可知

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

汪氏曰邾儀父蕭叔

皆稱字　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王氏曰王朝大夫南季仍叔家父榮叔之類列國大夫魯單伯陳女叔鄭祭仲諸侯之兄弟公弟叔肹許說蔡叔蔡季紀季之類是也　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汪氏曰秦鍼宋辰之類　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汪氏曰王人子突之類　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茅堂胡氏曰春秋王朝公卿與外諸侯則稱爵王朝大夫與諸侯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及中國之附庸諸侯之兄弟則稱字上士中士與諸侯自命之大夫及外裔之附庸諸侯兄弟以屬通者則稱名下士與小國之大夫則稱人胡氏曰春秋

大夫非王命為正卿者姓氏不登於史冊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與劑同鬼神孔氏曰盟者殺牲歃血告誓於神若有背違令神加殃如此牲也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讀書鄭氏曰盟辭書于策讀其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汪氏曰諸侯相仇怨不得已而為盟以釋之而汲汲欲焉汪氏曰書及則非不得已而盟實隱公欲之有汲汲之意惡烏故反隱公之私也朱子曰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高氏曰隱自謂為桓而立內慮國人之不已悅外懼屬國之不已從而邾以附庸未通和好故與邾首結私盟夫盟者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也東萊呂氏曰此春秋

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焉是固春秋之所貶然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也隱公即位于今三月國人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必將創業垂統以大正於魯顧乃汲汲然結好於附庸之邾其本既隳其志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豈以初政先務無若盟邾之急耶則王命廢墜竊位專土而不能討也嫡妾混殽基禍産亂而不能辨也國柄下移擅興專決而不能收也一國大綱三者實繫釋此不圖而邾婁疥癬之是憂首尾倒置規模衰削遠近安得不解體姦雄安得不窺伺哉鍾巫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蔑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後世人君正始之大義也伊尹有言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耶

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劉氏曰凡記會盟於王法所不得為者皆貶也若以初入春秋結信

於魯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盟趡又何為乎永嘉呂氏曰穀梁云不日其盟渝也謂七年伐邾也然則所書日盟者皆不渝乎家氏曰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為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為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奬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為其近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為盟各為其私計則春秋之所惡于蔑以後于㪍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篡朋凶怙惡濟虐復要鬼神以為之盟誓是謂天地神明而可以邪辭干也此盟之尤無忌憚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譏也不惟譏盟譏其始即位而為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鄰國撫百姓豈無他事而隱公即位未幾惟此為先務春秋之書之示非所宜先也凡諸侯自相為盟各去其國者兩相下之義也迨桓文之興其權力足以號召諸侯亦不敢盟于國都而必以其地者懼其擬於王㐲

汪氏曰書盟一百九于蔑為春秋之始句繹為春秋

之終隱公屆禮而求好二桓取地而要言皆魯人汲汲非邾邾之意也後七年隱公興伐邾之師哀公有入邾之役盟豈足信哉廬陵李氏曰魯邾之盟五蔑趡猶出於公祲祥拔句繹皆出於大夫此世變也

附録 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程子曰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皆弟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陸氏曰凡君討其臣但稱國鄭伯養成其惡故特稱鄭伯陳氏曰譏不在其臣子也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而稱君著其君之志也勉齋黄氏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勉强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陳氏曰克之為言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廬陵李氏曰

此書克與弟克納二克字正相對故穀梁以此為大鄭伯之惡彼為大其弟弟克納不稱弟路人也陳氏曰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若篡若爭國也而後但名之如衛州吁陳佗之類盧陵李氏曰春秋弑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凶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東萊呂氏曰兄弟天倫也管蔡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為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詞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于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芟鋤翦伐畧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鄢得雋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

伯泯滅民彝視其弟有同于寇讎勦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于鄢操之爲已蹙矣夫音扶後凡語端語已之辭並同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音升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没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悦而歸之汪氏曰據詩小序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又曰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悦

而歸之今按詩序先儒多所不取而文定引之者蓋斷章取義借其辭以明己意耳後放此恐其終將軋己為後患也軋乙黠反汪氏曰勢相傾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張氏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己位之恨授之大都

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迹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為事必誅為期至於伐京伐鄢之日雖段之死於兵有所不恤矣經不言弟段固罪其不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棄之乃其心實欲養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鄢然後莊公忮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於筆削之間矣

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啖氏曰不言段奔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若言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惡無殺弟之罪也趙氏曰公穀以克為殺春秋前後未有以克為殺者番陽萬氏曰殺則不言克克則未嘗殺汪氏曰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糊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明矣廬陵李氏曰

責鄭伯之說諸家皆同但左氏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已非經旨況令其勿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於貞有罪者而非可用於養惡之鄭莊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咺吁阮反 賵撫鳳反

此王室下衰諸侯之始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猶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悖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汪氏曰謂皇帝王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啖氏曰稱天王義無二尊臨川吳氏曰禮云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為衆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為天也冢宰稱宰汪氏曰說公羊者以宰為士或引小宰宰夫為證然周官三百六十也官未嘗見經何獨於小宰而書之予或以宰為氏引宰予為證然宰周公宰渠伯糾豈可亦以為氏乎唯劉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宰者專稱非中士所當冒最得經意且左傳僖九年稱宰孔使經不書宰周公而書其名則論者亦疑為士與氏矣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汪氏曰王朝公卿唯宰咺止書

宰自餘有封邑者皆以爵係封邑蓋天子公卿書官有封邑繫爵故桓四年傳曰王朝公卿書爵大夫如南季仍叔上士中士如劉夏石尚下士如會洮稱王人是也子突救衛褒稱字王子虎盟翟泉貶稱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趙氏曰天子而賵妾母是起僭也汪氏曰在禮君不撫僕妾以其賤也外臣之妾而天王賵之何以示法則於天下乎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周禮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而承命以賵

諸侯之妾是壞音怪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音現宰之非宰也茅堂胡氏曰冢宰同體之臣建典禮操賞刑至公不黨以共天位代天王治天職也宰咺黜而書名者來賵仲子悖典禮也宰糾黜而書名者來聘桓公紊賞刑也施於公卿者如此訓後世人臣不可失天職也陳氏曰有賵妾母者矣必宰自為使而後貶其甚者也家氏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咺所以責也責宰所以責王也使而非宰則其責在王矣張氏曰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齊於私愛寵庶妾而立為夫人正犯以妾為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罪反厚

其送終之禮遣冢宰而來賵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賵上僭之妾仲尼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罪其以百揆之尊瘝官失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罪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高氏曰隱自以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天王又受天王之賵陷天王于非禮罪可知矣東萊呂氏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叙而凶禮則五禮之一也昔臯陶為舜陳謨典禮之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蓋天降生民主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為此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兢兢代天者亦專以為此也平王居舜之位乃使宰咺賵諸侯之妾宰咺居臯陶之位乃奉天命而賵諸侯之寵妾舜臯陶所治之天職至平王宰咺而盡廢矣陵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焉濫賵賻之恩則天秩之

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其意葢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顔泚顙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為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户暗反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汪氏曰前後互貶君臣同罪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夫仲子

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賵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

胡氏曰仲子猶生存而來賵周德雖衰不應至此極

劉氏曰公羊云言來不及事也榮叔含賵實不及事

何以不言來乎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為惠公之母葢

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有

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為兼賵獨程

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為

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

至穀梁又以仲子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附録左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傳孰及之内之

微者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程子曰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高氏曰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與宋合盧陵李氏曰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

內稱及孫氏曰不可言魯人**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音預**焉**杜氏曰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盧陵李氏曰地以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不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宋諸侯之罪也若穀以宿為邑名又非矣**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王氏曰據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經不書**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陳氏曰魯宋合也參盟之端見矣變參盟故錄其所從始盧陵李氏曰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

盟為離盟三人盟為參盟凡書盟者惡之茅堂胡氏曰盟非春秋所善然高子知權以定魯貫澤服江黃以致楚召陵修禮義以服楚首止尊世子以定大倫葵丘發五命以備天子之禁皆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側慮反祝之又反作其詞玉府共音恭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於妙反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注載盟辭也為辭而載之於策詛祝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注合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盤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蘇公亦曰出此

三物以詛爾斯（詩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注三物犬豕雞刺其血以詛盟也）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為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爾待衰世之意聖人立法常關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屢盟之長亂自幽厲以來惡之矣）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汪氏曰尋俄也七年伐邾十年伐宋）信安

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趙氏曰盟者刑牲而徵嚴於神明者也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敵仇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為常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朱子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汪氏曰內及盟而不書君大夫者有九文定於此盟以為內之微者及蘇子盟女栗无傳高傒晉處父及晉荀庚等之來聘而盟皆以為公與之盟而諱之據穀梁卑者之盟不日則女栗不日亦內之卑者據趙氏云凡盟不

日内皆指公以示恥則于宿亦是公及盟竊疑宿之盟外稱人而内止書及則内亦微者也苟謂諱公則浮來及莒人何以不諱乎女栗之盟盟天子之大夫不書内卿則是公同歃安敢以微者蒞之乎苟謂微者盟不日則僖十九年盟齊二十九年盟翟泉皆稱人皆不書日未必皆微者也况鄟陵皐鼬皆所見之世公與諸侯盟何以皆不日乎

附録　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反）

此王臣私交之始左傳非王命也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程子曰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脩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 汪氏曰祭

畿內邑伯爵天子之卿稱邑爵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

汪氏曰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有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汪氏曰王臣出使侯國必有其事但書來不言為何事比之微國與亡國之君所以深貶之張氏曰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東萊呂氏曰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內女書來例也中國書來貶也戎狄書來畧也祭伯以畿內諸侯而書來意者以私交而貶之乎祭伯為周卿士親見王綱頽廢不能任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比外交於列國宜聖人深貶之也昔召伯亦嘗為王卿士矣黍苗之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被其澤至與上天之膏雨分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賤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比抑何衰耶召伯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憎愛

於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耳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音境禮記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音穆留之語韓宣惠者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繆留曰多力者內樹黨寡力者藉外權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前漢書嚴助傳武帝令助諭南越助還又諭淮南王與之相結而還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張湯曰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助竟棄市倚强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唐書盧攜

傳攜初為相嘗薦高駢駢將屢破黄巢復以攜為相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攜病風不能行外倚駢寵遇甚厚巢將度淮表求天下節度攜素厚高駢屬以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入潼關攜仰藥死

崔胤之於宣武唐書崔胤傳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植黨結藩鎮內相陵胤胤屢為相素厚全忠委心結之有急則密求援全忠表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復相而貶陸扆胤恃全忠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係其愛憎中外畏之全忠謀脅帝遷洛懼亂異議密表胤專國亂權胤罷死

昭緯之於邠岐者矣通鑑王行瑜斬朱玫授邠寧節度李茂貞平李昌符以為鳳翔節度楊復恭楊守亮反行瑜等請發兵討之既破賊恃功驕横上表不遜朝廷以杜讓能為太尉出兵討行瑜茂貞時崔昭緯為相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行瑜等合兵拒

官軍乃貶讓能與二鎮約和李克用討行瑜昭緯貶死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問王之卿士固不應朝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魯聖人盡書其朝者與其朝耶又於蕭叔特書朝公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也茅堂胡氏曰聖人作春秋其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畿內諸侯與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朝聘之理聖人盡書其朝隨事觀之其義不一蕭叔獨書朝公者以穀非其所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而以其子來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啖氏曰公羊曰不稱使奔也陂例周大夫無不言奔之義廬陵李氏曰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

叔為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為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為寰内諸侯而又以叔為名公羊疏遂以公為爵伯為字而以為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為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于此以俟

續考

公子益師卒

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册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

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

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　茅堂胡氏曰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此禮之常也東周以來列國之卿多不請而自命故皆削其官所以正王法也張氏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王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强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牽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一切削之也

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　安定胡氏曰益師字衆父

衆仲其後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問其疾弔其喪賵其葬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趙氏曰不書葬降於君也朱子曰內大夫卒而畧外大夫是別內外之辭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汪氏曰叔孫得臣亦近而不書日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汪氏曰牙弑子般意如逐昭公而書日則非惡也汪氏曰公孫敖仲遂亦惡而書日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汪氏曰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叔詣卒而公在乾侯皆不與小斂亦書日其見恩

數之有厚薄歟問杜注春秋不以日月為例惟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書日不書日示薄厚也春秋書大夫卒三十惟益師無駭挾得臣不書日若謂三人在隱公之世恩禮疎薄故不書日則得臣嘗與仲遂同如齊歸而子赤見弒何氏謂得臣知遂逆謀蔽賊而不言則得臣乃仲遂之黨也仲遂有寵於宣公則得臣卒於宣五年不應見薄矣婼叔倪皆欲納昭公不克昭公在外意如在內又安得厚之乎且自公子彄公子牙以後無有不日者獨四人不日伊川先生謂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恐此義為正茅堂胡氏曰魯史記本國卿佐之卒宜詳而有不日者以公子彄事尤久遠而書日疑其見恩禮之有厚薄也得臣不能為有無故畧而不書若意如之加厚於二卿一則喜其卒二則欲掩其逐君之罪爾汪氏曰或日或不日文定謂恩數厚薄似據左傳公子彄葬之加一等故云爾然文公而上一百一

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畧同而日數近倍則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內大夫見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一不書卒十有六慶父歸父僑如臧紇公子慭出奔公子買公子偃刺何忌州仇叔還卒於獲麟之後餘六人文定以翬弒隱公彭生不發襄仲之謀貶不書卒柔溺結之不卒非正大夫故正其分啖氏以單伯淫叔姬黜其卿位且引孫濟百歲更娶為證今考無駭挾與柔溺書法無異結書族未必非大夫單伯書字無貶詞似未嘗黜況莊元年逆王姬至文十五年至自齊八十餘年必非一人或父子同稱如晉欒書欒黶同稱欒伯也竊疑大夫或卒或不卒亦因史舊文耳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

人倫便盡在

庚申 平王五十年 二年 齊僖十 晉鄂三 衛桓十四 蔡宣二十九 鄭莊二十三 曹桓三十六 陳桓二十四 杞武三十 宋穆八 秦文四十五 楚武二十

春

范氏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也他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公會戎于潛

杜氏曰潛魯地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入國之始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向我邑也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辨論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絶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師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為暴況入人之國乎臨川吳氏曰向姜姓小國炎帝之後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作侅後同帥朔律反後放此

此大夫專兵之始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世為卿也杜氏曰極附庸小國賈逵云戎邑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程子曰傳為按經為斷以事言之入者造七到反其國都汪氏曰以

兵破其城郭蹂踐朝市謂之入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孫氏曰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畧稱人陳氏曰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書君自楚莊入陳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郤缺入蔡始惟內大夫則書之廬陵李氏曰書人例十有四合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詞也興兵討伐而稱人則寡詞也以卑者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以貴者黜去名爵以稱人則貶詞也春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又曰春秋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枋不入此例書入二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張氏曰無駭挾皆內大夫之未賜族者左氏稱司空無駭經不書官夫子削之也東萊呂氏曰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

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為貶耶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為恕彼而貶此耶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帥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為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既足以盡無駭之責聖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當深觀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

其書帥師用大衆也

臨川吳氏曰師者兵衆之稱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軍師旅三名師在其中故舉中以該上下而總名其軍旅之衆曰師非以二千五百人而言也

非王命而入人

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孫氏曰隱桓之際國無大小用師皆專行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張氏曰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莒魯擅興師徒入人國邑皆王法所當誅據事直書義自見矣杜氏曰直書其事具文見意汪氏曰直書而義自見乃聖人作經之大旨故曰文則史義則竊取之蓋聖人筆削魯史之舊文取其義以為後世法直書其事而褒貶瞭然矣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强又可見矣又按穀梁以向為我邑然不書伐我則非我邑也據後書公伐莒取向則向為小國而莒滅之耳二傳以為滅極然滅鄅滅郜書取非滅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緰音須履緰左作裂繻

左傳卿為君逆也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

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汪氏曰詩文王初載書無逸文王享國五十年注四十七即位大戴禮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五歲生武王則其娶大姒乃為世子時也韓侯娶妻蹶音鱖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王氏

曰諸侯親迎乃常禮爾使大夫逆則變常矣故特志其始王氏曰伯姬之歸紀始也見逆於裂繻終也見葬於齊侯實事之非常故志之以見婚姻之道闕

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張氏曰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昏所以養廉遠恥也茅堂胡氏曰內女出嫁多不書常事故也書者皆記禮之失伯姬歸于紀為不親迎而使履緰逆又為叔姬待年而書也不書則必疑以叔姬為夫人伯姬歸于紀為莊公過愛其女後二年即會于洮故書耳伯姬歸於宋為致女三國來媵之過又見其賢而書之也汪氏曰春秋一經魯女嫁為諸侯夫人者七為大夫內子者四唯紀伯姬使履緰逆莒慶齊高固自逆宋蕩伯姬為子逆他不皆書逆者或逆之者微或親迎得禮而不書也○劉氏曰歸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穀洪云履緰以國氏為其來接於我故進之且

履綸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廬陵李氏曰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閔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說亦有見又曰內女為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鄭伯姬不書歸紀叔姬不書歸皆遺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作帛

此外相盟之始左傳魯故也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馬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杜氏曰密莒邑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汪氏曰桓公四年七年無秋冬隱公閔公薨不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而削之也甲戌已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汪氏曰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不係事二十四年郭公不書事僖二十八年壬申不係月文十四年叔

彭生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不係邾定六年仲孫忌十四年無冬皆闕文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由為之說則鑿矣孫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伯闕文也臨川吳氏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啖氏曰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闕文耳云伯之穿鑿甚矣左氏云魯故也以子帛為履緰字故附會耳劉氏曰子帛不當稱字若比之內大夫當曰紀子帛及莒子盟不當去及也廬陵李氏曰紀子伯之說程子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上猶有闕字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

人也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范氏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程子曰隱公夫人也薨上墬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張氏曰書內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之而合祔也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葢古之遺制與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陳氏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汪氏曰左傳以子氏為仲子謂元年歸賵豫凶事妄有其人未死而歸賵雖五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杜預謂隱讓桓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于諸侯審如此則考宮當加謚號矣公羊又以為隱之母然孟子既為夫人則聲子仲子均非正嫡聲子安可僭小君之號成風敬嬴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越禮以尊其妾母若隱公果尊其母為夫人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今考魯夫人見經者八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書薨書葬子氏以隱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亦不書薨孟子以同姓諱而畧之妾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

前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稱小君與正嫡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唯定十五年姒氏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禮耳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程子曰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汪氏曰滑共叔子鄭莊志於殺段又欲絕其後嗣而夷之去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又請師於邾邾為之請於魯用師不已今再

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復怨不貶絕而罪自見矣朱子曰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陸氏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逺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陳氏曰大夫將則書大夫自晉陽處父始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 汪氏曰此言討滑之亂則聲其納滑之罪如齊桓伐楚則聲不貢包茅之罪

潛師掠境曰侵 汪氏曰掠者刼奪財物左傳鄭伯侵陳大獲宋向以侵鄭大獲趙氏曰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詳見莊十五年

兩兵相接曰戰 汪氏曰戰鬬也左傳皆陳曰戰

綴其城邑曰圍 綴于善反汪氏曰環也孟子環而攻之

造其國都曰入 造七到反汪氏曰造至也凡書入或入其國都而不居如宋衛入鄭齊鄭入郕之類或入其國都而遂滅其宗廟社稷如秦入滑宋入曹之類

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

道而勝之曰敗汪氏曰兩兵未陳以詐取勝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趙氏曰掩其不備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汪氏曰僖公二十二年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獲公冑懸諸魚門諱不書敗唯莊九年戰于乾時書我師敗績以與讎戰雖敗不諱也書滅曰取汪氏曰成公滅鄟襄公滅鄅昭公滅鄫皆諱滅而書取唯僖公滅項乃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直書不諱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

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汪氏曰凡伐而不言戰者皆受之國自服而不待戰也故受伐者可免於罪○廬陵李氏曰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若無鐘鼓何以行乎左氏非也公羊曰觕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為精淺者為觕按前後有侵師至於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以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按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

春秋大全卷一